

## 每一段并肩，都在春天里(组诗)

□王守槐

## 春天来了

注视过雪山流泪的人，都会  
揉揉眼眶，看过庭院的海棠花  
相信春天正马不停蹄地赶来

不再沉迷于暖气催眠中的昏睡  
窗外的春雨，早已是嘤嘤的马蹄  
一遍又一遍地提示，应该勒紧缰绳

即使冬寒，不甘退出天地的舞台  
需要春雷的刀刃，剥开重重的迷雾  
河边，岸柳的春衫开始随风摇摆

向天空发射一支燕子的令箭  
就有无数把剪刀，剪裁大地的新衣  
还有鸽哨，穿过高亢嘹亮的笛音

待到白云，一缕一缕在山巅铺开  
春光就突破了封锁，开始明媚

## 路过桃林

最后一枚桃树叶  
跟随北风的脚步归于尘土  
桃花，开始隐忍一冬的深情  
雪花包裹的玫红的心，只待  
春风一洗，就有蜻蜓点过水波  
荡开热烈的嘴唇  
桃林深处，三五个种田人  
额头的沟壑与春色背道而驰  
脸上的笑容，却花瓣一般绽放  
树上的枝条，树下的人群  
并肩走过纷扰而漫长的冬季  
在春的呼唤里，一起相濡以沫  
路过桃林，无非是擦肩  
每一段并肩，都在深情的春天里

## 雨点，给远方的亲人写信

一些试图跑在春风前面的人  
捧出的花朵，还来不及举过头顶  
就被数九的风，吹得摇摇晃晃  
炉膛柔软的火苗，在今夜走失  
藏在春风里的猛兽，早已蹿出来  
灰烬里的白，奏出尘世的繁华  
忙碌中，无暇顾及阴沉的天色

## 大地帖(组诗节选)

□凡羊

## 墙边

从劬[qú]劳中退下来的村民  
岁月收走了他的黑发和牙齿  
整整一个下午  
一些旧事，往事  
几次想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  
由于年龄大，只好放弃

身边一副石磨，是他多年的陪伴  
两片树叶落在上面，像一双手  
捂住眩晕的脑袋

## 河边

鸟鸣和晨曦衔接起来的小河  
在青蛙的漱口声里，走得蹑手蹑脚  
一只白鹭，像一个孩子  
在水藻里摸螺蛳和螃蟹  
牵着牛绳放牧的老汉  
他身后的水牛时不时抬起头来  
嚼草的双唇，像转动的石磨

## 生活

巢里的幼雏嗷嗷待哺  
两只杜鹃，烈日里来回奔波  
酷似那个将水桶从左肩移到右肩的  
村民，将上午一直挑进了黄昏

三个移动的黑点在不同的  
线路、地点，揭示生活的艰辛  
三个低处的奔跑者，怀揣生活的  
敬畏，消失在同一片夜色里

千家万户的旧席已坐上新人  
方言挤进普通话，称呼多了几许  
这一天，春风有些心神不宁  
穿过无人的田野和热闹的街市  
去了东家，又去西家  
窗外的雨点，滴滴答答  
像是在给远方的亲人写信

## 春雨滴答

这个夜晚，除了春雨滴答  
我不想听到任何的声响  
敲击杏梅，洒在海棠花上  
窗外，谁的一缕烟雾  
从雨丝的缝隙，挤出一些悲伤

也有类似被关注、议论  
初春的夜，依然冰冷，雨点密集  
所有如狼似虎的干渴  
注定用一夜雨水来浸润

我们早已露出了脚蹻  
脚下的泥土生长着尘世  
有一天，流淌在脸上的雨水  
会，慢慢变热

## 结香花

假如不是如此在乎，我肯定不会  
在春风拂面时，一次次攀登崑崙山  
看林间的嫩叶裂开芽苞，鸟儿唱歌  
傲慢而单薄的金色，随风飘走  
也有一些花朵，先于叶子张开眼睛  
带着疼痛和笑意，望着山脚的路  
山湾深处，结香花开得并不耀目  
却以浓郁的香气，把整个山谷填满  
在辽阔的目光边际，山峰挽着玉带  
策马的草原，早已触及梦和命运  
假如，我能一口气爬上山顶  
假如，我愿意追随

## 桃花小院

惊蛰之后，春雷还没有一曲即兴的  
交响。在这里唤醒金合欢和夜来香

桃花，爬上小院的墙头  
往窗户一站，荒芜一冬的书房

## 大地帖(组诗节选)

□凡羊

## 空宅

听说主人去了江苏务工  
几间青瓦房，瓦楞上已长出青草  
时间的鼾声四起  
从大门往里看，一树梨花快要谢完  
几只小鸟在落花儿寻觅  
一把铁锁，即使内心锈蚀  
也不肯离开，关住一院寂寥

## 针线筐

我走访过农户  
大多数家庭已经没有了顶箍  
针、线、碎布  
布疙瘩盘扣的扭绞技艺  
更是没有人掌握

针线筐，老人家叫“便笕子”  
这个贫困年代的家什，补生活  
也补岁月，给我童年带来的满足  
可以击溃饥饿。只是它突然的消失  
让我童年的记忆无处安放

## 普通人家

山村在夏，夏在野。夏天把玉米养高  
把牛圈粪堆在一起发酵的村民  
不停用袖子擦拭脸上的汗水  
他叫王文仪，岁月的荏苒中  
头发已经花白。他的妻子右腿残疾  
是他不能外出打工的最大原因  
此刻，她正在山边放牛，兼顾  
扯一点猪草。女儿在县城读高二  
成绩很好，但两口子却高兴不起来

顿时，生动起来

暮色，合围了整个院子  
桃花树下的相思，开始沸腾  
酒精和茶碱，是夜的解药

清脆的碰杯声，传向远方  
桃花，把顺水飘来的几朵白云  
擦得，格外明亮

我和春天，拥抱一朵桃花  
我和你，守望一片桃林

## 三月的桃花谷

一列高铁，左一笔右一笔  
在描一个相框  
高架桥上的鹰，展翅飞入  
桃花阵，梨花山，油菜花田

山上的老梨树，一定认不出  
来自另一个梨树坪的我  
故乡的山歌在桃花谷演练一遍  
带着复活的欣喜，端坐树杈之上  
回味我随风而逝的爱情

一首老歌从桃林深处飘出  
一句话呀，一辈子呀  
临风而唱的少女，自成一种哀伤

站在山谷的油菜花田  
我被一阵熟悉的风拥抱  
蜜蜂扇动翅膀，唱故乡的情歌  
我认出了，这一方  
埋葬青春和爱情的水土

## 梨花白

马鞍山上，雪白的梨蕊深处  
有几朵粉红的桃花现身  
无意争春，人面在花间沸腾  
一群蜜蜂，小口品尝春光  
桃花和梨花，沉浸在唐诗宋词里  
春风吹过，心事盛开  
我读懂了，花朵为悦己者  
直白的表达

## 绿化带

游人已散尽，几只小鸟落进小叶榕里  
啾啾，跳跃，仿佛一群孩子在嬉戏  
夜幕垂下，华灯初上，当梦幻的灯光  
漫过它们，不一会儿就哄睡了

## 蝉蜕

前生已经了结，不飞了也不叫了  
静静地趴在树干上。但我总觉得  
它们与时光还在纠葛中

再次相遇，我已不是那个采蝉衣  
换取碎银的少年。今天，我想将它的  
遗像镶框挂在生活的墙上

法国文学家托马斯·布朗爵士说：  
“你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，  
却可以丰富它的内涵……”

## 流水

流水从山里出发，去远方的一些城市  
尽管它们很自然，但决心和意志  
与山里人的性格很相似

它们去城里洗碗，淘菜，冲厕所  
洗街道……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 
都涌现出它们忙碌的身影

这么说吧，流水如果去练字  
它们的成就  
一定会高过所有的书法家

## 迁徙

□宥子

那年，射进瓦房的阳光  
将袅袅炊烟打包  
装入意气风发的行囊  
交给一辆绿皮慢车  
穿越荒无人烟的沙漠  
向噙着霓虹灯的车水马龙疾驰

在熙熙攘攘的街道踽踽独行  
如牛一般耕耘梦想  
像铁人一样挥洒青春，竭力融入  
根本无法攻克的堡垒

寒来暑往，时光把青丝染成霜  
岁月悄悄犁开额头的梯田  
梦想被凌乱的脚印踩得支离破碎  
拼命朝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口  
奔跑，于万家团圆的春节中  
寻找夕阳下的桑田，以及  
煤油灯下童真的少年

## 记忆之岛(外三首)

□木易

那一年，你们漫步孤岛  
从晨曦走入日暮，潮水在你脚踝  
留下清凉。安睡身侧的人  
额上燃起了火焰。你的身体便是一  
一座岛屿，我至今仍对那片墓园着迷  
那些肉眼可见的归宿，人影从未消失  
多少年来，在路口的灯下徘徊  
谁不曾被遗弃，掩埋他们的皆是尘土  
月光投下的树影，占据着梦境  
“树林已黑，天空尚蓝”  
你背过身去，收起了啜泣

爱人，让我们一起飞出黑暗的边缘  
再沿那些微光返回，留下海风  
在林间呼啸，如火炉中灰烬的欢愉  
颤栗风尖的空塔。谁曾目睹过末世  
你说一切的存在皆是陷阱  
她的唇如此热烈，这雪水边的暗夜  
于苍穹下沉落。大海停止了晃动  
贯穿宇宙的椰林，终于墮下了  
未见光明的孩子  
注释：\*《追忆逝水年华(第一卷)》(译林  
出版社)121页，引自拉马丁的诗句。

## 中秋，燕子城

你称它为燕子城。妻拆开月饼，置于  
阳台。91岁的奶奶和她69岁的儿子  
43岁的孙子，9岁的重孙一起等待  
天黑下来。黄昏时你骑车经过那条路  
穿蓝色裙子的妻侧身坐在你身后  
儿子蹲在你身前。电瓶车匀速地滑行  
如同短促的一生，如同一体  
天空中密密麻麻凌乱的黑色的鸟  
鸟粪如雨点般洒落  
一路向北，龙肘山脉清晰可辨  
尘河畔散步的人群中许多熟悉的面孔  
月亮，出现在海拔1800米的凉风中

## 过锅底函

云雾行走在峰顶，隧道穿过植物  
泥土和页岩。无关乎生命与爱  
时间压迫着耳膜。没有人留下脚印  
他们毫无生息，陷入一片晦涩的阴影  
虚构的历史成为一场演讲谢幕的口号  
很多话无法说出来了  
在你一个人的旅途中，在小相岭

## 送奶奶从会理到西昌记

向北生长，以数十年计  
天黑时，误入一片晦涩的迷宫  
灰白的矮砖墙，蹲在角落低语的妇女  
路越来越狭窄，你再也看不到消失于  
身后的记忆。返回三岁孩童的智力  
这座城市的边缘，犹如一首歌  
拉长一片，无以诉说的阴影